

韩素音：孤舟一系故园心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独家报道



韩素音(1917—2012)，本名周光瑚，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先后在燕京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就读。一生致力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与理解。作品有自传《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再生凤凰》，小说《瑰宝》《青山青》《等到早晨来临》，传记《周恩来》《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自传体小说《瑰宝》奠定了韩素音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1956年，据此改编的电影《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译名《生死恋》)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2012年11月2日在瑞士去世，享年96岁。

“

2012年11月2日(当地时间)，一代传奇人物韩素音在瑞士仙逝，走完了自己96岁的丰富人生。海南日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联系了韩素音著作的两位重要翻译者金坚范先生(韩素音第二本自传《凋谢的花朵》译者)和孟军先生(韩素音《伤残的树》等作品的译者之一)，他们对韩素音女士充满传奇与忧患的一生深为感佩，为她对中国的热爱、对历史和文学的贡献与书写给予高度评价，充满感怀。

”

金坚范： 韩素音之传奇罕有其匹

作为韩素音第二本自传《凋谢的花朵》译者、中国作协原书记处书记金坚范先生是韩素音多年的朋友。11月3日，他在北京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作为一名作家，韩素音人生经历之丰富、创作题材之多变、作品中文化元素之繁博，即使放到国际范围内，恐怕也是罕有其匹的；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的女儿，铁幕时期穿行于东西方世界的国际友好人士，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记的作者，韩素音有着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随着她的去世，韩素音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文化价值将越来越显得珍贵。

金坚范先生还回忆起一些初见时的趣事。他说，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韩素音，是打倒“四人帮”之后不久。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部工作，友协会会长王炳南宴请远道来访的韩素音女士，出席作陪的有廖承志、熊向晖、丁雪松等韩素音的故旧知交。我当时还年轻，作为翻译叨陪末座。惜乎年代久远，席间谈话内容已模糊不清了，但欢快融洽的气氛依然清晰如昨。廖公是出名的性情中人，当时已大腹便便，但他经不住我一语我一语的“激将”，乘夫人经普椿一不留神，就偷吃了一小块黄油。吃后他吐吐舌头作个鬼脸，算是向一脸无奈的夫人作了个交待。韩素音在旁笑嘻嘻地看着老友们顽童般率性的动作和起哄、逗玩。

“1981年底，我从国外使馆工作回来后，调中国作协工作，便和韩素音女士有了工作上的正式交往，

并成了好友。”金坚范回忆说。

1994年10月，轻易不出门的万里同志，以中华文学基金会名誉会长的身份，向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颁发了由会长巴金签署的“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获奖证书。金先生说，那时，韩素音已出版36部著作，其中多数用英语写成，少数用法语撰写，被译成世界各国17种文字。她的自传体小说《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及《再生凤凰》等五部，从自己的祖父写起，写父亲，写家庭，写自己，时间跨度几乎一个世纪，从一个侧面艺术地折射出艰难曲折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进程。韩素音还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撰写了关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两本书：《赤潮》和《风满楼》。《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外文版名为《长子》)，则是韩素音耗费六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已用中、英、法文在世界各地出版。韩素音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她以生动凝重的笔触，展示了这位伟人不平凡的一生。此书荣获第七届全国“金钥匙”奖一等奖。

1952年，韩素音用英文写就的自传体小说《瑰宝》(A Many Splendored Thing)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

包括金坚范、孟军等在内的译者重新翻译其自传。

1997年之前，韩素音每年来中国一两次。自1997年后，因健康原因不能远行，她没能再回国，但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情况。

“那时她每次来京，我们都要见面。她发起和全额资助的‘彩虹翻译奖’，由我协助冯亦代先生主持评奖工作。期间她也愿同我们交换一些对时局的看法，时有新见和卓识闪现于言谈之间。除了‘彩虹翻译奖’外，她还设立了韩素音中国西方科学交流基金会，韩素音青年翻译奖，韩素音、陆文星中印友谊奖等。”金坚范先生说。

说起韩素音的名字，作为老友的金先生谈到，一如许多大作家，韩素音的本名周光瑚鲜为人知。她之所以取这个笔名，许多人怕也不甚了然。“韩”为“汉”的谐音，她是要尽自己微薄之力在世界上喊出“中国之音”。名标其志，数十年来，她不改初衷，身体力行，无愧于这一笔名。

金先生最后说，中国是韩素音根之所系，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怀抱一颗中国心。她曾说过，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多年来一直介乎于两种文化之间。可以说，她为中国尽了最后一份心意。中国是她的根之所



2012年9月12日，韩素音女士在瑞士手捧来自中国的自传。

位。当时英国驻香港总督马尔克姆·麦克唐纳亲自作序：“对于当代亚洲和东西方关系中的那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还没看到有哪一本书比韩素音的这本书表现出更为深邃的洞察力……”

1955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把《瑰宝》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 Thing)，次年获得了三项奥斯卡奖。2007年4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引进、出版了在西方世界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的《瑰宝》，使这部用英文写就的、书写中国的经典小说终于回归了祖国。中译本出炉后，不断有大家评论文章见报，且销量不菲，故文景公司颇受鼓舞，邀约

系，可谓“孤舟一系故园心”。

孟军： 伤残的树 不朽的精神

“作为一名作家，在韩素音缤纷多元的创作中，其毋庸置疑的核心自然还是中国。而在其中国题材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自然就是她的这套多卷本自传。”作为韩素音自传系列作品的翻译者之一，孟军先生在济南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充满感慨地说。

20世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内涵极其丰富的“经典时代”，在将来的史书上所占的篇幅定会远远超过她在物理时间中所占的比重。韩素音以一位作家特有的敏感，同时也以一位东西方混血儿易于生成的

“(环球)整体视野”，较早地意识到了她正经历的这一时代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价值。孟军先生以研究者的目光说，韩素音抱着为这一时代造像留影的宏愿，在甫届中年的时候(1964年)，就动笔写起了自传。她的自传不可简单地以回忆录视之。这里面除了回忆自己的生活以外，还有回溯先辈、观察当下、追踪时变。在很多时候，时代的进程、作者的生活、作品的写作是保持同步的。在中国现当代的作家当中，韩素音是罕见地具有极强历史意识的一个，她自觉地用自己手中的笔跟踪时代的流向，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孟军先生谈到，韩素音成功地将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既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道侧影，也记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同样有反映历史的职责、甘当法国社会历史之“秘书”的巴尔扎克不同，韩素音不是对中国社会作全方位的横向扫描，而是以推进-辐射的方式加以观照。她紧紧抓住自己(包括自己家族)的命运变迁历程，作为贯穿历史、展开叙述的线索，既放得开，又收得拢。从东方到西方，从都会到乡村，从洋人到乡民，从官宦到黑帮，从国共领袖到贩夫婢女……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不被韩素音纳入她那充分辐射开来的视野当中。而这其中的每一位人物、每一幅画面、每一段插曲、每一个细节，无不被作者联系着自己的身生命运加以思考、判断，无不被作者赋予鲜明的爱憎色彩。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也是一种搏动着历史脉搏的自叙传。

《韩素音自传》： 认识中国的经典读本

在西方，《韩素音自传》已成为西方读者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经典读本，问世以来的数十年间频频再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谈到韩素音自传时曾说过：“我花费许多时间阅读韩素音的作品，在一小时之内了解的东西，比我在中国待一年所了解的东西还多。”这段话代表了西方知识界对韩素音作品的认识，是对韩素音创作价值的充分肯定。

“像一切经典一样，这套自传也具有常读常新，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获得新的解读与阐释的特点。1980年代初，人们更多是站在意识形态立场上，赞赏这套书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暴露和展现在书中的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怀；1990年代，人们更关注的是书中所表现的中西文化冲突及身处文化夹缝中的欧亚混血儿灵魂中的矛盾与痛苦；而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这套书也会被重新发现和阐释，以独特的身份参与到人们关于‘现代化’、‘现代性’、‘后殖民话语’、‘多元文化’、‘边缘族群’、‘跨文化交际’等热门话题的讨论中。而对于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它的鲜活、生动、逼真，它的洞见、热情、体温都是不可多得的。”孟军以翻译者的身份充满感情地说。

(本版照片由韩素音家人提供)